



木字雕刻技師即場示範絕技



工藝師按市民個人心願雕刻在許願板上，別具心思

【本報訊】木活字印刷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目前懂得此技術的工匠已寥寥無幾，溫州木活字文化村木字雕刻技師首度來港，即場示範絕技。他們更可即場按市民個人喜好，將心願雕刻在許願板上，別具心思。

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隱世木活字印刷」之工藝師近日專誠來港，駐場為顧客以獨門技藝雕刻賀年揮春。

木活字印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目前懂得此技術的工匠僅存數十人，並於去年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溫州木活字文化村木字雕刻技師是次來港，將他們已相傳二十代的工藝向全港市民示範，即席表演幾近失傳的木活字工藝。

他們帶備了逾千個木活字字模、雕刻刀及木板等器材，不少工具更有逾百年歷史的古物。由即日起至一月二十五日，觀塘apm商場顧客，只需於商場消費（不限金額，即日機印發票計算）或捐款港幣十元，即可獲贈工藝師即製賀年木活字揮春一個，也可選擇掛在多福許願閣內，祈求心願達成。

木活字技師即場刻揮春

源自唐代 巧奪天工 無骨花燈在港綻放光彩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龍鳳燈、荔枝燈、繡球燈、菊花燈、花籃燈……一盞盞造型典雅的花燈，竟沒有支架，全由紙張黏貼而成，花燈上透光的無數小孔，也是全由人手用針刺出，巧奪天工。這種起源於唐代、幾近失傳的「針刺無骨花燈」，經過發掘搶救，重現眼前，再度綻放光華。

傳為唐代宮廷絕活

這種「仙居針刺無骨花燈」，又名「唐燈」，傳說是唐朝「安史之亂」時，有宮女為避禍逃到浙江仙居，將宮裡學到的絕活——製作針刺無骨花燈來維生，於是這種精美的宮中花燈工藝便流傳到仙居民間。

無骨花燈至明清時亦盛行，但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後，製作花燈的人越來越少，至內戰與「文革」時期，這種花燈一度銷聲匿跡。

本身是醫師，現為仙居針刺無骨花燈研究所所長的李

湘滿，於一九八三年，在家鄉嵎灘古鎮舉行的一次燈會中，聽到老人家說起從前有一種花燈沒有骨架，由一塊塊紙片貼上去，花紋和圖案不是用筆畫，而是用繡花針刺出來，並從他們口中得知鎮上還有十二位老人曾做過這種花燈。於是，他親身去拜訪這些老人家，了解這種花燈的製法。

十三工序製法繁複

「這些老人家都已八十多歲，對花燈的記憶已很模糊，而且他們只是參與過製作花燈的其中一項工序，並不是一個人可以從頭到尾完成一個花燈。」李湘滿談起採風過程困難重重。他說：「這些老人家因為經過『文革』，對於花燈製作都三緘其口，不願多談，有一位老人家是負責繪圖的，起初他對我們說，對花燈已忘記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只是不敢說。」

後來，李湘滿發現這位老人家患有肩周炎，穿衣服也不能舉起手，本身從醫的李湘滿便為他治病，慢慢地老人家開始沒有戒心，向他談起花燈的製法，還給他看了兩張珍藏的設計圖。

由此時開始，李湘滿成立了無骨花燈研究小組，發掘和研究針刺無骨花燈的製法，並憑着老人家們的記憶，開始重新製作了第一盞無骨花燈。

李湘滿說：「針刺無骨花燈的製法非常繁複，包括繪圖、黏貼、燙紙、剪樣、裝訂、鑿花、拷貝、刺繡、豎燈及裝飾等十三個主要工序，每一個工序都講求嚴謹和準確

，如黏貼，稍有偏差，黏歪了半度，整個花燈都會歪了。製作花燈前，亦必須練習各種針法，練好基本功才能開始做。」他指出，一盞普通的花燈約需一星期完成，複雜的花燈則需要一個多月。最複雜的一種花燈叫「狀元燈」，由多達六十塊紙燈片組成。

享中華第一燈美譽

由一九八三年至八七年間，花燈研究小組共發掘了七個傳統花燈的造型。其後，他們知悉在其他古鎮上，也有懂得做無骨花燈的老人，於是他們再去採風，至一九九〇年共發掘到二十七個傳統花燈的品種。

在傳統的基礎上，李湘滿再發展出五十二個分支品種，其中一盞「龍鳳燈」，曾入選二〇〇五年中國郵票的圖案。

今次李湘滿帶來了共十三個傳統花燈品種，有較複雜的「喜慶燈」和「菊花燈」，由四十多塊燈片組成，也有傳說因為楊貴妃愛吃荔枝，人們因而製作的「荔枝燈」，也有形狀如翡翠的「寶石燈」，以及按照古代女子拋繡球所用的繡球造型而製作的「繡球燈」等。

「仙居針刺無骨花燈」於二〇〇六年被列入國務院第一批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有「中華第一燈」的美譽，李湘滿亦因而成為首批「中國十佳藝人」的藝術家。

是次「盛唐華采——中華第一燈展覽」，即日起至二月九日在數碼港商場舉行。



▲李湘滿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搶救發掘瀕臨失傳的無骨花燈（本報攝）

►菊花燈由四十八塊紙片黏貼而成，以刺針在薄紙片上刺出花紋



▲龍鳳燈曾入選〇五年中國民間彩燈特種郵票（本報攝）

►荔枝燈相傳因楊貴妃愛荔枝，唐明皇便命宮女們照荔枝的造型製成無骨花燈（本報攝）

美術編輯：王忠傑

文藝動靜

「南陳北崔」書畫展脫俗清新



▲陳洪綬《蓮石圖軸》紙本水墨，上海博物館藏



▲崔子忠《伏生授經圖軸》（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陳洪綬《花鳥冊·水仙》，絹本設色，上海博物館藏



▲陳洪綬《花鳥冊·紅花蝴蝶》，絹本設色，上海博物館藏



▲崔子忠《藏雲圖軸》（局部），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



陳洪綬《荷花鴛鴦圖軸》，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

明末畫家陳洪綬與崔子忠，在畫史上齊名，時稱「南陳北崔」。經過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為時近一年的策劃，終於推出了「南陳北崔——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藏陳洪綬、崔子忠書畫特展」，在春節期間，為申城帶來一陣清新古風。

本次特展共推出晚明兩位人物畫代表畫家約八十件作品，不僅包含着陳洪綬從早期至晚年較為完備的重要創作，包括卷軸、冊頁和扇頁等書畫精品，還有他十九歲完成的《楚辭·九歌》等版畫插圖。尤其是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所藏的《藏雲圖軸》、《長白仙蹤圖》卷等八件崔子忠畫作，幾乎囊括了內地收藏的全部崔氏傳世作品。

崔子忠作品存世稀少

「南陳北崔」中「南陳」陳洪綬在畫史上名聲和地位日隆，「北崔」卻少有人提及。其實，「北崔」的藝術成就並不弱於「南陳」。上海書畫部專家李維琨告訴記者，崔子忠的作品目前在全世界不超過二十件，而此次展覽就佔了八件，這是非常難得、值得一看的。崔子忠的畫作奇特，其人生經歷也充滿傳奇。崔陳二人雖生在晚明，但是陳洪綬之後還在清朝統治下忍辱負重生活了十一年，而崔子忠卻是在崇禎十七年甲申明亡時因貧餓而死，這在中國畫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李維琨還介紹，崔子忠難得把作品送人，這也是他傳世作品很少的原因之一。而他一生貧困，即使在他畫畫的時

候，目的也不在於賣很多錢來維持生活。很多作品都用筆名，所以有人雖然喜歡他的畫，往往因為不知道他的筆名而錯過了收藏的機會。

設色古雅富文人氣質

特展中故宮博物院所藏《藏雲圖軸》，是關於唐代詩人李白「安車入地肺，負瓶瓶而貯濃雲，歸來散之卧內，日飲清泉卧白雲」的故事，為崔子忠代表作之一。上博所藏《長白仙蹤圖卷》是崔氏為時任工部尚書、左都御史張延登所作的一幅祥瑞圖像，記載了張氏偶遇瑞兔、築室供養的故事。卷末有董其昌親筆錄寫的張延登撰《白兔公記》以及題跋，既呈現了張、董的交誼，又從側面見證了史書中關於崔子忠甚受董其昌器重的記載。

另外，展品中還有曾為西泠印石家丁敬收藏的《伏生授經圖軸》，乾隆年間厲鶚的《題敬身所藏崔子忠伏生授經圖》詩曾詳細描述了該圖。這一歷史題材，當與明末文人企望重振社會理想、嚮往古樸真理的社會風尚不無關係。

崔子忠畫人物故事畫設色古雅而有韻致，特展中展出了他的兩幅扇頁《桐陰論道圖》和《漁家圖》（皆故宮博物院藏）。前者寫桐陰下老者伴牛坐而論道，後者繪漁家男女老少，雖咫尺盈幅，卻勾勒精當，虛實相宜；賦色淡雅，境界悠遠，富有文人氣質。

陳洪綬，即陳老蓮，是一位全面型畫家。陳老蓮一生坎坷，明王朝滅亡後

，為免遭清人殺害，他落髮為僧，並永遠遠去功名之念，致力於書畫創作。李維琨還特別介紹，陳老蓮一直不想做個文人，而更希望人們把他看成一個純粹的畫師。所以他的作品上鮮有傳統文人畫常有的題跋詩詞等，大多只有時間和名字。

陳洪綬獨創振筆白描

陳老蓮最突出的成就在於人物畫，並且獨創了「振筆白描」。眾所皆知的《西園雅集圖卷》便是這一獨門法寶中的精品。《雅集圖》是陳老蓮獨自構思的畫面，是其最後的作品，當時已經「目眩手戰，不能持筆」，但表現了他晚年的畫風，山石用筆細秀，似其怪石畫法，而人物臉譜加以適當變形，具有老蓮人物特色。

在堪稱陳氏仕女畫代表作的《斜倚熏籠圖軸》中，那位盛裝女子側身靠着熏籠，閑暇之中正抬頭與鳥架上的鸚鵡對話，前景侍女低頭注視男孩捕蝶的情形令畫面充滿了動感。尤其是女子烏濃的雲鬟、姣好的面龐、細眉小口這種典型的陳氏開相，在其他作品如《撲蝶仕女圖軸》、《拈花仕女圖軸》和《仕女圖軸》等中一再重現。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主任曾君介紹，傳統中國畫是山水花鳥較強，而人物較弱。但陳老蓮開創了人物畫的新篇，並深刻影響到任伯年等後人，乃至之後的海派畫。上海博物館館長陳雙君也表示，仔細研究不難發現，當世的幾大名畫家的筆法都有學陳老蓮的影子。如，

程十髮生前就稱受陳氏影響甚深。

古版畫藝術重要遺產

陳洪綬的版畫創作也是中國古代版畫藝術的重要遺產之一。他十九歲就為《楚辭》創作插圖《九歌》及《屈子行吟圖》，三十歲完成《水滸葉子》四十頁；四十二歲為張深之《正北西廂記》繪插圖六幅，為孟稱舜《嬌紅記》作繡像插圖四幅，五十四歲又作《博古葉子》四十八頁。

陳洪綬與民間鑄刻藝術家武林項南州、歙縣黃建中等人的合作，並非只限於起稿與執刀的分工，他還親自作序題句，以增添作品的文學性、趣味性。這種合作使陳洪綬將自己的創作融入了明清之際與世俗文藝合流的先進風尚。

是次展覽也是上博和故宮六年內的第三次合作舉辦書畫特展。較之以往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是次展覽的題目稍小。

但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形容，如果說國寶大展是宏大的交響樂，今次的展覽更像是清新的小夜曲。雙方都希望讓展覽更具學術性，把陳和崔這個小題目深入研究。

為配合展覽的舉辦，上海博物館編輯出版了《南陳北崔——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藏陳洪綬、崔子忠書畫集》展覽圖錄和《南陳北崔》普及教育讀本，以滿足不同層次觀眾的需求，同時還組織多項學術和知識講座。

本報記者 張帆